芝峯類說 五之六

儒道 學問 心學 省愆 初學 格言 經書上

易 詩 書 禮記 春秋 周禮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諸傳 諸子 諸史

芝峯類説卷五

儒道部

學問

夫學如射射者志於鵠者也苟志於鵠雖不中不遠矣故學莫先於立志而尤莫貴於所尚

謏聞曰絲俱生於蚕銅等出於石作繒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鍾則大余謂夫人亦在乎作成而已

古語曰經書養人德性史傳益人才智信矣但業經而養其德性讀史而[illegible]智者蓋鮮矣豈非不爲

己之過歟

張橫渠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余謂此言非獨學問雖文藝亦然

朱子曰古者以心爲學以德爲治故風俗淳厚而事益簡後世以文章爲學以法律爲治故風俗愈薄而事益繁至哉言乎不惟治天下治家亦然

朱子曰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一頭緖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此朱子示人

爲學之方至明且切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可也

朱子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顚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余謂此段學者所宜省察

黃勉齋曰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而近世三尺童子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成聽松守琛見四書章圖曰義理之深奧難解處一見瞭然於心目之間可謂詳且盡矣然學者初無深思力究心得自悟之妙而質口說以爲知則其[illegible]知[illegible]不能久存於心知旣

不存則又何據而力[illegible]踐履之實乎余謂
此言足以盡末學之弊矣
焦竑曰雖深造之人若自以為是無不是病雖積愆
之人若自以為非無不是道故曰惟其病病是以
不病余謂人能克去此病方可入道若不除却此
病不足言深造矣
先儒言纔學便有著力處既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
了便休如學書者必執筆行墨然後為學書學匠
者必操斧運斤然後為學匠余謂凡為學者口說
雖精終非實踐反不如學技者之為今且并與口

說而廢之可勝歎哉

薛文清曰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又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静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余謂學者佩服斯言則庶有益乎

薛文清曰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又曰讀書不體貼向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天下之書猶無益也余謂為學而不能有得乎身心則所謂事業鹵莽而已[illegible]謂[illegible]略而已烏足道

哉
薛文清云象山謂讀書爲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余謂象山此論純是禪味非特流於禪者也

王世貞謂王守仁爲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最簡易痛切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辨之功又曰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余按守仁推尊象山而力詆朱子其致良知之說乃佛家卽心見性以其簡易故一時學者

多趨之態得罪於聖學以此學者不可不詳辨焉

張太嶽曰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爲世宗儒者考其所建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後生少子何所師法耶余謂爲學者惟資口談不能實踐則與記誦通經者何以異哉雖終身攻苦畢竟但成一闒人而已聖賢事業則槩未之聞焉乃未學之獘也

許國論學書曰學莫[illegible]觀古聖賢未嘗

不誦書但其書之誦非[illegible]也夫務博為人也為人即利也余謂傳曰博學而詳說之又曰博學之審問之盖博學所以為己非為人也今以博學謂之為人則恐非的論也

王守仁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〻則自高自是不肯居下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又曰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寸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〻字便是對症之藥余謂世之為文詞者自高自是則畢竟不能進一步而反究於退坐是病也傲之為病豈惟學者

然哉所謂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是矣

退溪先生與奇高峯書曰辨析義理固當極其精博顧其所論條緒猥繁往々臨時搜採先儒之說以足己闕此與舉子入場見題獵故實以對逐條者何異假使十分是當實於身心無一毫貼當只成鬪爭競以犯聖門之大禁況未必真能是當耶先生此言真後學藥石之論也

王陽明曰君子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清明一有

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余謂陽明此言極爲嚴切但帶些禪味學者不可不知

余在童丱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以謂爲學之方惟在知行二字大學之格物致知求所以知之也誠意以上即所以行之之目也至於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所以知之也篤行者所以行之之也聖賢教人雖千言萬語其要不過出此陳眞晟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余謂學者非知之難眞知爲難非行之難實踐爲難其或知之而不能行者由不能眞知故也

心學

舜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聖人傳心之妙法也推此以言中庸之致中和致其一也大學之止至善止於一也至於天之健而不息地之靜而得寧亦以一故也

古之人與骨皆已朽矣而所留者跡耳因其跡而究其心得無誤乎凡詩書六藝皆聖人之跡也求古人之心於方冊之内其得者鮮矣不得乎聖人之心而惟跡之是求其惑也大矣是故老氏厭之釋氏空之蓋有激焉者也

古人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〻豐年余謂顏子之樂蓋其心田熟也

邵子觀物篇曰夫謂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又曰所謂反觀者不以我觀物而以物觀物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余謂聖人之心本備萬物而無一物夫惟無物乃能見物蓋逐物者蔽於物而虛心者是以燭物故也

朱子語類曰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而悟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求放心乃讀書一覽無遺余謂學者須以此爲法苟収得放心則豈但讀書之功而止哉

張南軒曰人君不可以蒼蒼者爲天當求之念慮之間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善哉言乎夫人皆有心心各有天君豈獨人主爲然詩云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是也

凡人之心即天也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況人君所爲上與天通故楊萬里有言君

心之彗孛消則他無彗孛矣今不求諸在心之天而欲為消弭之方則末矣

宋林昉曰事神不若事心〻在斯神在舍心而神〻有不神者矣又邵子曰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語益嚴切

黃勉齋曰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氷如狂惑喪心之人雖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食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余謂人皆有是心而不能操存失其本心者多矣可不懼哉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氷此也

孫真人曰凡心有所愛不用深愛有所憎不用深憎
並皆損性傷神又養生書曰不以小惡爲無害而
不去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余謂此言雖主於
養生乃誠意正心之方也
黄山谷云守心如縛虎世多誦之余謂操存之要自
有其則何可束縛爲哉山谷似不識心學者
目也者以罕爲怪以習爲常故昔見以爲是者今以
爲非今見以爲惡者後以爲美者多矣是非美惡
亦在乎習而已惟主宰定然後無此病矣是以君
子信心不信目

邵子曰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余謂此君子所以慎其幾焉

莊子曰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者鬼神得以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臨川吳氏云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莊子云爾將以警夫中人以下者歟余謂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莊子所言蓋此意也莊子之學雖曰虛誕而其言謹獨之功乃如此

王弇州曰與其是内而非外不若内外之兩忘非忘也毋不敬也此言甚善

薛文清曰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趙靜庵曰持己當使嚴中有泰泰中有嚴此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此言好

夫存心之法自有持敬工夫先儒言之盡矣上蔡謝氏乃取瑞巖僧惺惺法何也蓋其法簡而易曉故欲以諭學者却恐因此滚着禪習耳

王陽明曰此心廓然與太虛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

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凡富貴貧賤得喪
愛憎之相值即飄風浮靄之往来變化於太虛而
太虛之體固常廓然無礙也余謂此言固善但從
佛語中来

語曰人間私語天聽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人能
常存此言則愼獨之功自不能已

寡慾

薛文清曰寡慾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此就心上
說又曰有欲則人得以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此就接物上說其言儘好余謂欲者非必嗜欲也

心有思想營為皆欲也欲寡則能存心ゝ存則可
無欲矣

呂子曰天下皆知畏有形之寇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余謂有形之寇ゝ於外者也無形之寇ゝ於内者也人苟知内外之分則其所以畏而防之者必無所不至矣

人心無二用一有所偏着則離道遠矣凡鷹馬書畫琴棊花草外物之玩好皆足以喪心況酒色乎古人以玩物喪志為戒是矣

古人有曰士能寡欲安於清淡不為富貴所搖則其

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此言甚是

王弇州言山棲是勝事稍一營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鑒是好事小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雅事一為俗子所撓則亦苦海余欲改其尾語曰詞翰是雅事一或耽嗜則亦苦海噫余亦苦海中人何當擺脫業障得到彼岸也哉

初學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

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余謂人能每日能存一日工夫則久當自得之呂氏此言最宜體認

伊川先生曰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余謂以學問驕人害且如此況以才藝驕人者害當如何且爲學而驕人則不足謂學問矣伊川之言特以戒學者耳

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余謂論人之短猶不可況前輩乎學者可以戒矣

宋張無垢謫居有短窓每眛爽抱書就明而讀凡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跡至今猶存云古人用心勤苦可想已今人有明窓靜几終日宴處而不讀一行書者獨何心哉攻文如此況望治心爲己之學乎

童蒙須知曰窓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又云壞筆汚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按此山谷誡子弟語也黥作黔爲是

先輩言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〻亦不能久也此言乃讀書之要訣也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先輩言寫字不問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亦此意也

温公勸學文曰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由此觀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則人之得為人者鮮矣

顔氏家訓云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財賄工巧則致精器用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今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

忽無事以此銷日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
自為足全忘脩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
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
伸而已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此語真
可以訓世矣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須加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
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讀書未竟雖有急速
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或分散部秩多為童幼
婢妾之所點汚實為累德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
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此言真可法也

童蒙須知曰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冠者未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此言最喫緊今人於此一節多不屑意其操行之不及古人無怪也

格言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余於此說有取焉

古書曰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樂莫樂於好

善吉莫吉於知止短莫短於苟得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多疑敗莫敗於多私此言儘好

古人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物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余甚愛斯言然常見世人留不盡之福易留有餘之巧難其得免造物之所忌者尠矣

說郛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真格言也

古語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余欲易之曰病從目入禍從目出盖不見可欲則不食故曰病從目入不見可惡則不言故曰禍從目出夫目倡之而口從

之者也

古人曰逆境所以鍛鍊乎人也鍛鍊愈精成色愈足余謂逆境者天之所以玉人于成也虞舜遇之爲大孝周公遇之爲大忠況下焉者乎人能無以逆境爲逆則善矣

古人曰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又曰沽虛譽於世人不若聽之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周人之急誠哉言也

呂本中官箴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杜樊川詩曰忍過事堪喜黄山谷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是矣

趙清獻座右銘曰爽口味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又曰良田萬頃日食三升大厦千間夜臥八尺信矣

韓魏公曰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避之使不能加諸人余謂此言甚善但時有不得避者如之何

韓魏公曰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

無强之終不能從余謂此就氣質上說耳若如此
言則性善之說誣矣
司馬温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
必忠余謂爲此言者必忠孝之人也
輩豐曰以不寒爲温以不飢爲飽以無辱爲榮以無
禍爲福人之遊世如此足矣旨哉言乎
輩豐曰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又
曰飢信粗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此說是矣但余
觀世人老不信書者多矣如何
宋武帝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業夢得曰此言極

有味凡事皆然欲求簡靜安樂莫若初無所解之
而好之非有大勇不能絶也又曰以無知求有知
易以有知反無知難此言甚是

蘇東坡曰世人言醉時語是醒時語此最名言云然
公詩有云醉後狂言醒可怕何也

古人曰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以此言之今世之
人不貧而賤者盖無幾矣

謝顥道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白樂天詩擧世
盡從忙裏老何人肯向死前休是不透此關者也

山居四要曰事雖細微必謹關防事有疑似當避嫌

謗所惡之人防其害已所親之人防其責已戒貪汚如戒仇讐防私謁如防盜賊非理相加處之以忍禮貌相及求之以謙余謂莅官者能存此言則可以寡過矣

自警編曰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余謂人能知此言則可以安分矣

宋彭思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余甚愛斯言人能常存此心則自然及

物者廣矣

晁氏曰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比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此言儘好

葉少蘊曰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此言非甚難行而人鮮能之何也

宋人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其謂退一步行善矣道三箇好則太無分別語曰進一步思退一步要一錢不直一錢尤好

陸放翁曰名園甲第力不能有歌童舞女婦不能容高文大册才不能爲高官厚祿命不能做余謂爲

此說者其知分乎

宋趙季仁曰某平生有三願〻識盡世間好人願讀盡世間好書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亦有三願〻作世間好人願做世間好事願見世間好景象

古語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余謂此言皆歸責於天人而無反己之意恐為未盡今欲改之曰願吾後世常生好人願吾一生常做好事

北夢瑣言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虫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虫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虫賣奴婢而食也余謂為官者亦有三食一蝗虫

闒茸尸位而食也二蠹虫貪墨受贓而食也三大虫專國立威殺人而食也

劉子曰三人同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交爭者未必偏而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余見世人臨事惟務求勝非但不欲就辨於不爭者反以不爭者為爭而不信之此其智不及同室之人而殆無息爭之日豈不哀哉

張翰翔云操趙孟之權者能壞人之做官不能壞人之做人誠哉言也世有媢嫉者惟欲壞人之事百

方沮撓而其人寧不得美官不欲壞其名節終始自絜壁立千仞則彼亦無所用其權矣

海瑞云寧爲天下第一等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此言最好爲士者以此自礪則不落第二等矣

羅一峯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又曰習俗之醉夢人非獨富貴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噫余亦醉夢中總睡覺者於一峯之言頗覺醒了

吳應賓曰才者驕之魁也忌之府也禍之媒也故達

生之士頗爲不才非惡才也廢才則難矣按老子云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莊子云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盖以是也

王世貞曰父子生於欲者也君臣生於利者也余意此言恐有弊所謂生於欲者本諸釋氏而生於利者是公獨見歟若謂父子生於欲則徇情縱欲其流必至於無親君臣生於利則忘恩背義其弊將至於無君宜改之曰父子生於理者也君臣生於義者也

王陽明云何以止謗曰無辨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

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益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余謂此說是矣然無反己自脩之意似未盡魏王昶言止謗莫如自脩者善矣

王守仁送邑宰序云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芝峯子曰人必自輕而後人輕之自慢而後人慢之人苟有至尊之道至貴之德則夫焉得以輕且慢哉不然而以重自居則鮮不取辱者矣

邵寶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乃名言也余觀近世爲士夫者自以爲士夫而其真者寡矣談道學者自以爲道學而假焉者有之

洪判書曇天性剛果勤於奉公未嘗告病常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余雖不得爲上臣願無失爲中臣其言乃古語而可爲事君者之法也

明人戒子姪書曰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孫所謂好子孫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矜耀鄉里也謂有好名節足以安國家風四夷奠蒼生

垂後世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則所謂惡子弟也在家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出而仕也足以羞朝廷禍天下此豈祖宗兄弟之所願哉余見世人以田宅勢利爲好而願之欲以求福而反速禍者多矣豈非惑哉

經書部一

易

易曰亢龍有悔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聖人之垂戒切矣老子言不敢爲天下先盡得之易焉者也莊子云不爲物先不爲事始亦此意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余謂易以行言詩以命言一也純則純乎天矣蓋言文王之德與天無二也薛文清云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是也

易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淮南子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行之余按夕即夜也如通夕不寐是也凡古人言夕多指夜而言又古人多以若厲為句

易信及豚魚傳曰豚蹼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無不至矣此以豚魚爲二物也本草蒙筌曰河豚魚率以冬至後出中孚卦象此魚應之或謂豚魚爲江豚生大澤中毎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自然之信按本傳曰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以此觀之或說似有理

易男女構精見子損卦古人謂有深意盖損我益彼之義也

静則恒吉動則多凶故易之吉凶悔吝大抵以動而

言其戒深矣
易有三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夏得人統歲首建寅故連山首艮商得地統歲首建丑故歸藏首坤周得天統歲首建子故周易首乾又周易十翼者孔子所作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

詩

詩惄如調飢韓詩外傳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楊慎言焦氏易林曰侢如旦飢可證調飢為朝飢無疑余按韻會亦作惄如朝飢韻府羣玉調飢註調朝

也以此觀之楊説似有據朱註調一作輖叔輖本朝字之誤也

詩甘棠註召伯循行南國或舍甘棠之下按焦氏易林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避暑此言召伯避暑而憩于甘棠也楊升庵引此而作召伯遊暑蓋從焦本之誤也

詩行露舊疏以為召伯聽訟也華谷嚴氏曰此述女子自訴之辭蓋古文以獄訟為雀鼠者此也今朱註與舊疏不同

詩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註唐棣移也論語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註唐棣郁李也二註不同何耶按本草扶栘木名生江南無風葉動反而後合云盖即此物也

詩吁嗟乎騶虞按禮記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註騶廐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呂氏曰彼茁者葭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於二官也五代史曰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御虞之官也說郛亦曰騶虞乃騶御虞人非獸也然十三經註疏皆以騶虞爲獸名朱子語類

云騶虞若觧做官名無甚意思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註平正也武王女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児楊慎以爲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猶書稱寧王易稱康侯之類余謂果是平王宜臼則當入王風不當在此用脩之言亦有所見

詩衛風子之清揚註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鄭風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註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余按此註説似有異同觀其下章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如字古者與而字通用盖清揚婉兮謂清

揚而且婉也婉如清揚謂婉而且清揚也此余臆見未知如何

詩揚且之顏也註顏額角豐滿也按內經註顏卽額也韻會顏額角也漢書商顏謂商山之額也相如賦[厂寽]顏亦謂山額[山厂寽]然而高也今謂扁額爲顏是矣

詩願言則嚏註願思也古語云爲人所思則嚏東坡詩云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此也

詩公言錫爵箋曰見惠不過一散〻爵也按韻會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禮記註凡觴一升曰爵二升

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石曰壺

雜說曰詩溱洧言贈之以芍藥盖芍藥破血為男淫女也東門之枌言貽我握椒盖椒氣養陽為女淫男也余謂貽我握椒以視爾如荍觀之則似是矣贈之以芍藥按詩註鄭國之俗三月上巳祓除不祥而芍藥三月開花云則贈之者乃花也非其根也此盖男女相謔相贈之辭

稗史曰夫子放鄭聲而不及衛者衛詩皆男奔女鄭詩皆女奔男所以放之余謂世稱鄭衛之音而不曰衛鄭其先鄭而後衛亦有義矣

詩有女同車舊疏謂刺忽也言不昏于齊無大國之
助按韻府羣玉車尺且切今俗以叶音故讀作居
音以下句顏如舜華見之從韻書似是
詩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選文曰風雨急而不輟其響儷語曰風雨凄凄獨
鷄鳴而不已皆此意但朱子以此詩斷為淫奔之
詩亦必有見矣
詩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禮云雞初鳴咸盥漱按古
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史奏雞鳴于階下
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范祖禹曰聖人順天

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余謂古人夙興皆以雞鳴爲節而今人則不然其不及古人無怪也

詩夏屋渠渠按韻府羣玉曰夏屋古註大俎食具也作巨室用非又十三經註疏夏太也屋具也以下章每食四簋觀之此言似有理而朱子舍舊註不用何意也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賀韻書云廈大屋也揚子曰夏屋之帡幪此夏字起與廈通但記云若覆夏屋未知何義

詩載獫歇驕金南窓玄成言嘗見雜書有載其獫歇

其驕之文與朱註異云按韻書馬六尺為驕此語亦有見矣

詩一葦杭之註杭渡也按韻會航通作杭平聲方舟也蓋與梯山航海之航字同義

詩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又交交黃鳥止于棘按禽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然則黃鳥黃鳥無集于穀衆稱也論語弋不射宿指水鳥也

詩綿蠻黃鳥又睍睆黃鳥楊慎曰古註綿蠻文貌睍睆黃鳥之色二字從目知其為色也今註皆作鳥

聲毬未穩云余按韻會睆鮮好貌與禮記華而睆
之睆字同揚說似有理但綿蠻王鑄詩夏鳥鳴綿
蠻韋應物詩云綿々蠻々如有情則古人固作雙
聲用爾
詩東門之池可以漚菅注菅葉似茅而柔韌宜為索
也又白華菅兮注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王維詞
曰水驚波芳翠菅靡靡唐詩解云水葱中空亦名翠
管可為席唐六典云東牟郡歲貢水葱席今我國
所謂莞草蓋是也詩下莞上簟註莞小蒲之席也
韻會莞亦作菅與野菅異矣

詩曰不出正兮周禮曰司裘設其鵠註齊魯間謂題肩鳥爲正捷黠難中鵠亦小鳥難中然余意史記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鵠似非小鳥也孟子曰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蓋鵠者人皆欲射中故名以表之歟

詩六月食鬱及薁註薁蘡薁也按本草蘡薁山葡萄也葉似葡萄實小而味酸卽今俗所謂山葡萄也

詩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註斯螽莎雞蟋蟀一物而隨時變化異其名或者以爲三者皆異

物也自七月在野以下乃指蟋蟀而言此說亦有理

詩鸛鳴于垤註垤蟻塚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矣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余按續博物志曰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韻會垤土之高也謂蟻封猶垤耳孟子泰山之於丘垤是也詩語盖因所見而賦之朱子註孟子直以垤為蟻封未知如何

詩熠燿宵行註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虫名按李白註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杜詩云但驚飛熠燿不記改

蟾蜍亦以熠燿爲螢火矣又本草及大學衍義註熠燿螢火也蓋謂熠燿夜飛而行也朱子註豈以下章熠燿其羽而云然歟

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按韻府蕚通作鄂楊愼曰鄂花苞也今文作蕚舊說云華下有蕚蕚下有跗華蕚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沈約詩云氤氳盛梲李花青跗含素蕚唐明皇有花蕚相輝之樓用此義也朱註鄂鄂然外見之貌恐別有所據

詩象弭魚服註魚獸名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矢服此蓋今俗所謂水牛也述

異記云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至則毛起潮落則毛伏亦此也

詩錫我百朋註五貝為朋按韻書貝海介虫也古者貨貝曰寶龜泰廢貝行錢云如貨寶貫財貪贓賕賄賜賚贈賞貫販買賣等字皆從貝小說謂分貝為貧亦以此也

詩曰無酒沽我古之人皆不厭沽而孔子獨不食者非特恐其傷人亦不欲苟食耳

詩堇荼如飴註堇烏頭荼苦菜言其地美故物之毒且苦者亦甘也史記驪姬置堇於肉是也又禮記

堇荁枌榆韻書云堇根如薺葉食之甘此所謂堇
與詩所云者異矣
詩和鸞雝雝 按鈴在軛曰鸞在軾曰和三才圖會云
青鳳爲鸞雌曰和雄曰鸞上古時鸞與順動此鳥
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作和鸞以象
之因謂鸞佽陸機詩曰羽旗棲輕鸞玉衡吐鳴和
是也
詩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 按曹大家女誡曰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釋
者曰瓦塼即今紡塼以手拈弄明其習勤勞吾之

義余謂豈有生三日而能弓矢厖磚者乎槩言古人養女之法如此今婦女多不親織紝之事由教養之無素也況男子乎今人不如古人於此亦可知矣

詩間關車之舝兮傳以爲燕樂新昏之詩楊慎曰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云今審其詩意則皆思而願見之辭楊說似有理

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按山

南曰陽東曰朝陽西曰夕陽唐史言鳳鳴朝陽盖
出於此或者以朝日汎觀則錯矣

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註蜾蠃蒲盧也蒲盧取桑
虫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詩話曰細腰
蜂在處有之每破其房或見其卵與他虫同處其
中或見其子已去而他虫只存空殼者或見他虫
之成蛹者盖蠮螉生子如小粟米寄著他虫之身
而他虫不壞至變成蛹其子出而食之蛹盡而子
去說詩者誤以式穀似之爲如似之似不知似爲
似續之似遂至附會成此曲說也然莊子云細腰

著化說文曰細腰純雄以文意觀之則註疏似是

詩景行〻止註景行大道也韻書云景明也景行明德也今作景慕非按禮記引此詩曰嚮道而行註疏云景猶日影可嚮而行孝經序云景行先哲謂景慕其行也景慕字蓋出於此

詩漸〻之石漸音巉註漸〻山石高峻之貌按韻會巉或作嶄漢相如傳嶄巖尖銳貌亦作漸詩漸〻之石是也蓋巉與嶄同韓退之文曰嶄然見頭角亦是也

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註此二王

之後來助祭之詩言容貌脩整如鷺之絜白也余意此非特言容貌脩整蓋以殷尚白故謂其義容如鷺之白似與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同意

詩籩豆大房注大房半體之俎也禮記周以房俎註俎之上下兩間有似堂房也按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烝升也謂半解其體升之俎也觀此則所謂大房與夏屋之義相近

詩不日成之楊慎曰古註不設期日也今註不終日也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為協若曰

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壘者余意此承上文庶
民子來而言其成之易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史記文王曰吾太公望子
久矣即此而太公之心可見按太伯虞仲知古公
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如荊蠻以讓季歷其必覘知
太王翦商之意而有不可者故托以讓國而逃之
是先獲夷齊之心者歟孔子之稱以至德其旨微
矣
詩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
所註殷道衰楚人叛高宗伐之入其險阻盡平其

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謂此也按今貴州本羅施鬼地豈古之鬼方耶然則雜書謂北狄爲鬼方恐非是也

詩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叢北風而雨常也程子曰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陽唱而陰和故也今長安西風而雨未曉其理恐是山勢之使然以我國言之東南風則雨西北風則晴而又鐵嶺以北南風則旱北風則雨山勢或海氣使然耶

詩山有榛隰有苓又采苓采苓首陽之巓按韻會云

說文藿大苦也通作苓又云蓮通作苓救秉七菽蔓葦苓苓註苓古蓮字曹子建七啓亦曰寒芳苓之巢龜苓字讀作蓮字則與蘇顛同音而且是濕生之物如曰隰有荷花是矣

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按鶺鴒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故以況兄弟又鄭氏詩箋曰鶺鴒水鳥而失所在原故急難也其說似有理

詩周南召南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又詩曰以雅以南按韻府羣玉云南樂名猶九夏也南夏皆文明之方故名周南召南亦樂名記曰昏胥鼓以雅南

是也此說似然而未知所本也

詩雅頌皆以十篇爲什而國風多寡不等故不稱什後人遂以詩章爲什然一二篇詩則不可謂之什矣

詩曰燕爾新昏則世謂新昏者爲燕爾曰鳳凰于飛則謂夫婦同行爲于飛曰友于兄弟曰兄弟具爾則謂兄弟爲友于爲具爾曰貽厥孫謀則謂祖考爲貽厥此類多矣

詩用誕字多矣而訓謂大也或云妻語辭後人只因誕彌厥月之文遂謂生日爲誕日則非古訓也

書

堯典曰宅南交注極南交趾也五帝本紀云南撫交趾交趾之名蓋久矣述異記曰堯時越裳國獻千歲龜背記開闢以來事號龜曆然則越裳之通中國非始於周矣

書曰胤子朱啓明朱即名也冊朱之冊商均之商盖皆封邑名

書宗彝藻火注宗彝虎蜼取其孝也禮記小宗伯掌六彝注虎彝蜼彝云宗彝謂宗廟常器也按海篇心鏡蜼音又獸似猴又作蜼音壘猴屬卬鼻長尾

禮部韻蜼音柚獸名三才圖會云蜼與狖同司馬
相如賦曰蜼玃飛蠝是也
舜典受終于文祖注文祖堯始祖之廟又歸格于藝
祖注藝祖[illegible]即文祖云宋人以趙太祖為藝祖未
知所以然蓋亦始祖之稱
書百獸率舞釋者以為羽鱗皆謂之獸蓋古者凡獸
通謂之禽如詭遇獲禽與華佗五禽戲是也又鄭
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余謂若如此言則唐
明皇教舞馬及犀象為近之恐不是也蓋和德之
至百獸自能欣舞非由教習之致不然鳳凰之來

儀豈係而致之哉

書陟方乃死楊愼曰家語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方爲方岳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蓋以爲天子廵狩事也今註以升遐訓之與下文乃死重複矣

書云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其說不同今以周禮考之周時設官之數甚多非特三百而已可見三代以降事漸繁而官益衆矣

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鄭伯如楚以田江南之夢雲夢二澤名孟浩然詩以雲夢對岳陽未妥

尚書禹乃會群后誓于師禮記曰誥誓不及五帝余謂誥誓之作衰之始也

禹貢一篇爲千古叙事之祖其次則周書顧命乎馬史貨殖傳倣禹貢班書霍光傳學顧命

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古云女樂之興本于巫覡盖以此也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塩梅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盖

古人於梅取其實不取其花視爲尋常草木故曰墓門有梅斧以斯之離騷亦闕而不及至齊梁間陰鏗何遜吟賞之後遂以花名梅蓋晚遇也

秦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按三代年歲各有別名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周既滅商而於洪範不曰年而曰祀者以箕子也

書云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或以爲古注逢音龐昌盛也與强字叶吉字與下諸吉字同按集仙傳龐女一本作逢蓋古字通用

書曰嗚烏不聞註嗚烏鳳也按山海經云弇州之山五彩之烏仰天鳴曰嗚烏葢嗚烏之稱出於此

書惠鮮鰥寡或云鮮與先同古字通用言文王懷保小民其中鰥寡尤加恩惠每先及之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

容齋隨筆曰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極五皇極之中亦有雜九五福之文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

使有好于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按先儒亦言洪範章以簡編脫誤失其先後之次此說似然

又

曰武成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于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不紊云其說似有理

金縢

曰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蔡沉註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

于天不可令其死也或謂若爾三王呼三王而告
之也是者指武王而言武王有元子之責于天也
按史記丞子作負子註云三王負上天之責也此
言非是

張太岳云書言百姓皆謂百官古者世族或以官爲
氏以父祖名字或以封邑惟居官賜爵祿者乃有
姓故黃帝二十五子淂姓者十四人而已堯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是自宗
族而推之百官自百官而推之庶民也後世以庶
民爲百姓誤矣余謂此言固是然孔子曰修己以

安百姓又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亦指庶民而言
但詩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註群黎猶言黔首也
百姓庶民也余意既言群黎則不當又言百姓盖
群黎指庶民百姓指百官族姓也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皐陶張太岳言虞廷至治
實皐陶致之故舜賛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惟乃之休禹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後人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皐陶終身為刑官
殆不然也後世惟伊尹事業可與並稱至於周公
稍覺多事矣此言似是

張太岳曰殷人先鬼而後禮盤庚遷都所以諭其臣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子孫不能忠於國家則其先祖之靈必請命於天降之灾罰又曰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窈冥遂啓後世穿鑿傅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余謂顓頊之司天屬神與禹之鑄鼎象物所由來古矣殷俗之尚鬼以其質也若其卜筮則伏羲已先之矣

尚書篇中所謂今文有者與古文有者似是異撰文字如胤征五子之歌太甲說命諸篇連上接下而

讀之頗覺順易余竊疑之而不敢知也

說郛曰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王風亡楚莊霸而諸國之風皆亡又曰夫子定書而以秦誓繼於帝王之後固已知周之必爲秦矣

禮記

禮記曰日中而餕奏而食註日中而餕謂日中餕朝之餘不別改造奏作樂也又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註樂奏而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活人心方曰脾好音樂周禮樂以侑食蓋脾好音聲絲竹耳纔聞脾即磨矣

記曰膳於君有葷桃茢註膳羞食也膳必用葷桃茢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以此觀之獻食於君古有其禮矣其用桃茢以防不祥蓋亦敬謹之至也

禮記薦鞠衣于先帝註鞠衣之色如鞠花之黃周禮註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也按鞠與菊同亦作鞠有黃華

祭義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也釋之者曰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已余謂以不敬爲辱則世之不辱其親者蓋寡矣故君子敬其身以及其親

曲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其上下二字甚好
所謂禮不下者以庶人賤故不得備禮也
禮記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註老聃古壽考者之稱非作五千言者又按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云云余謂老子滅絕禮義豈有言禮及助葬之理然則孔子問禮於老子恐非老君蓋即此老聃而禮記中聞諸老聃云者非止一二其所聞者即所問之禮也歟
禮奔則爲妾釋之者以爲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

之奔先王制禮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然則奔
與淫奔之義不同矣

學記曰是以謏聞謏音小聞去聲註云可以小致聲
譽然則曾仲以謏聞瑣錄爲書名未穩佔畢齋詩
山城民事稱謏寺謏作平聲用亦謬矣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註姑且也息休也尸
子曰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註姑婦人也
息小兒也揚慎以下說爲是

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行役以婦人自稱曰老夫然則今人年未七十而

稱老夫者謬矣

曲禮曰效馬者右牽之註以右手牽之爲便今中朝人皆右牽禮也而我國人左牽之非矣

禮記曰勝國之社屋之勝國謂我所勝也亦曰喪國明人文集中指元爲勝國以此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註周王之正月也左氏曰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周正月冬十一月也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按王錫爵爲春王正月辨其略曰或謂周人雖以建子爲歲首而不改時

與月也魯史冬十一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魯史冬正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夫子所以示行夏時意也此二說者皆非夫子固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豈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漢書律曆志周正月戊子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周人之以建子為春正月可證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成元年春二月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定元年冬十月隕

霜殺菽若以建寅爲正月則寅卯月之無氷亥月
之隕霜惡在其爲異乎大抵周之正本乎陽氣之
始萌因天者也商之正本乎陽氣之上通因地者
也夏之正本乎陽氣之已至因人者也商書始即
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月不易也秦書始建國
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若亥月之陽氣未至
不可以爲春與周正異矣此論頗精確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又禮記室如懸磬後
漢書寬舒如好施皆訓而也漢書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語意尤明白

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至漢王政君生於其地為元帝后歲數相當云余謂王氏簒漢由於元后則沙麓之崩妖也非祥也晉史之言亦幾乎誣矣

王充論衡曰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也霹靂俗字也云未知劈歷字本出何書

穀梁傳曰衛侯之兄輒何為君也有天疾者不可入於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綦楚謂之蹶衛謂之輒々盖病名也

康節先生曰易自羲農而下書自堯舜而下詩自文

武而下春秋自桓文而下云盖羲農三皇也堯舜五帝也文武三王也桓文五伯也自易而書自書而詩自詩而春秋世代之陵夷可見矣

周禮

周禮以田里安甿以土宜教甿楊慎曰甿之爲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若本國之民已授田矣何必以田土安之已安土矣何必以土宜教之孟子陳相願受一廛而爲甿又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甿以此爲證其說是

周禮小行人掌達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

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
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按古者出使皆
有旌節至漢時亦然

周禮六彝皆有舟鄭玄曰舟下臺也若今承盤也以
戒沉湎也盖俗所謂盞臺也坡詩云明當罰二子
已洗兩玉舟是已

芝峯類說卷五

芝峯類說卷六

經書部二

論語

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固堅固也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或者以爲韻書固執滯也當與孟子固哉之固同蓋謂君子學焉則無固滯不通之患也按朱子大全呂氏以爲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云而朱子不取其說必有其意耳

論語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註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或以為圖籍非必負持之物亦非常遇於道路者疑即喪服負版辟領衰也盖孔子遇有喪服者式之而於輕喪則不盡然必式其有重喪者也凶服者式之之下宜改吐云云此言似有理安得夢見程朱諸夫子與之商確也哉

論語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明李漸庵云此惡字是憎惡之惡人苟志仁見有不類者將哀憐濟渡之不暇何憎惡之有余謂此言似有所見然以上章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觀之恐不是

論語亡之命矣夫今以死亡之亡讀之夫對病人言

其必死常情所不忍況聖人辭不迫切乎且註云不應有此疾則亡當讀爲無矣亡字古與無通用但他如諸夏之亡也皆有訓而此獨無訓未可知矣

論語子欲居九夷按東史曰東方有九種夷初無君長檀君始號朝鮮蓋孔子之世乃箕王中葉九夷之稱尚存耳且欲居夷者豈非我國之西海與齊魯相近故耶

論語束脩註脩脯也十脡爲束傳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蓋凡饋遺亦謂束脩也後漢書曰王

公東脩厲節又曰東脩自立此乃檢束脩飭之義義各不同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夫韶非樂之至以其德之至也故子嘗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其聞而樂之非以其聲亦以其德也

論語宰予晝寢按癸辛雜識云晝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畫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墻之語又昌黎語解云晝寢當作畫寢之誤也

論語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明人謂聞是聞道之聞若

以名聞言恐非聖人之意此言亦有理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
周人以栗云云註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
以爲主也容齋隨筆曰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
栗則三代所奉社亦以松栢栗爲神之主非植此
木也按古者軍行載社主所謂不用命戮于社此
也其問社者盖聞立社之意而以使民戰栗爲對
故下註曰啓時君殺伐之心也隨筆又以使民戰
栗爲哀公之言恐不然也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按成事謂事之已成

即立社之本意也遂事謂事之將然即時君殺伐之心也蓋以宰我不言立社之本不諫殺伐之心而既往無可咎也註意如此而讀者不審故今辨之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或以為攻治也與鳴鼓而攻之之攻同蓋吾道異端不容並立此盛則彼衰彼盛則此衰是時聖教不明異端肆行唯明吾道以行教化則彼將自熄若不如此而徒欲治之則反為害而已張橫渠有曰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云云亦此意也又註曰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故字按

唐本作如似是

管氏有三歸按十三經註婦人謂嫁曰歸三歸娶三姓女也劉向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云云朱子以爲臺名是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本草曰不撤薑食言可常啖但勿過多耳又養生書曰薑不可多食此蓋以不多食爲指薑而言與朱註之意不同

色斯擧矣翔而後集云云余意色擧翔集指雉而言孔子見雉之翔集而言其得時或疑山梁雌雉在於色斯擧矣之上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食其肉故但嗅之而起此條飲食之節故記於鄉黨之末耳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程子曰非但征伐不及揖讓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按樂記云未盡善者有司失其傳也此說亦似然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虞仲即仲雍左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是也按史記武王克商求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虞即仲雍四世孫也註者以為周章之弟字仲封於虞故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為吳始祖後代亦稱虞

仲祖與孫同號也故言十三經註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又漢黃忠曰昔人之隱放聲滅跡註放廢也此蓋與放鄭聲之放意同未知如何

孔子曰有馬者借人乘之吾猶及見之此雖細事而民俗之厚薄可知子路言志之對曰願車馬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亦以是也

論語鄭聲淫楊愼曰淫者聲之過也雨過于節曰淫聲濫于樂曰淫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按關雎樂而不淫註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亦是也

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不能飲食楊愼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飮食哉余按韻書瓠甘匏苦國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以此觀之楊說頗有理然則詩匏有苦葉註匏之苦者不可食云者亦未知匏之本苦而言李東陽詩園匏雖大亦稱瓜盖匏瓜一物也或謂匏瓜星名如匏瓜之懸繫于天雖有其名而人不可食然

余意從朱註爲是

論語臨喪不哀按韻會臨去聲哭也若作平聲則乃

以尊臨卑之義然如臨事而懼之臨字亦平音盖
與此同
論語曰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
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鞉武入于漢少師陽擊
磬襄入于海按漢古今人表謂此皆紂時人鄭玄
以為周平王時人又禮樂志曰殷紂斷棄先王之
樂乃作淫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言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當時
已有此國名也余謂太師摯即孔子所稱師摯之
始者也擊磬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也此等處皆

當以朱子註為正而記之欲以資多聞耳

高皇帝講論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孟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謬矣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孟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謂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謬矣云云出皇明大政紀等書

已字次九止也之下少

孟子

孟子曰為長者折枝朱子註以為折草木之枝按十三經註疏曰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又文選廣絕交論折枝舐痔註折枝按摩手足也但朱註與舊疏不同恐有所以然者

孟子雞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豚與彘是一物不當並言而又不及羔羊疑有誤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王世貞以為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此說亦是然余謂孟子之意非以真與聖許之槩言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也看得如此

自不害矣

孟子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註豫樂也按古詩類苑註劉熙云春行曰遊秋行曰豫左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與豫同遊於樹下也韻書豫遊也又逸也宋之問詩春豫靈池會是也

孟子養弟子以萬鍾註鍾量名受六斛四斗又云辭十萬而受萬十萬齊卿祿也又史記魏成食祿千鍾乃魏卿祿也戰國時賦祿之多寡因可想矣

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註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二

十斤云是五十鎰為金一千斤以两計之則一萬六千两也今中朝人交際以銀幣為禮盖自古然矣如曰以千金為壽是也又馬史註二十两為鎰此說近是

孟子曰力不能勝一匹雛按曲禮庶人之摯匹註匹讀為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

孟子曰烏是何言也葉夢得以為烏盖齊魯發語不然之事按烏與惡通用如烏能烏可是也

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技於是殺羿註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按史記后羿篡夏自

立而其臣寒浞又殺羿則似與此不同蓋古者善射者謂之羿堯時羿射落九烏天文志云羿妻嫦娥竊藥奔月其所謂羿與有窮后羿恐非一人耳

孟子曰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公輸子之巧註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莊子曰塞瞽曠之耳膠離朱之目攦工倕之指按韻府羣玉離朱即離婁黃帝時人工倕黃帝時巧人疑公輸即工倕也舜典曰咨垂汝共工顧命曰垂之戈註疑工垂所造云垂與倕未知同否

孟子一鉤金註鉤帶鉤也史記黃金橫帶騁乎淄澠

之間古者以革為帶而觀此則金帶亦久矣或曰
黃金言印也未知是否
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註貉北方夷狄之
國名韻書貊本作貉按貊國舊在東方今春川狼
川之境有貊國故墟云所謂五穀不生者亦近矣
禮記曰八蠻九貊五戎六狄夫南曰蠻西曰戎北
曰狄然則九貊即東方九夷也按綱目漢四年北
貉致梟騎助漢註貉與貊同在東北方是也
孟子追蠡註追鍾紐也蠡絕也趙希鵠云追琢也詩
曰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

剝食也今人以器物用久而剝食曰蠡追蠡者禹之鍾款文追起處剝食也王世貞以此說爲有理

孟子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註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按韻府曰岑樓山銳頂也未知此說何據

宋陳隨隱云孟子言文王之地百里而答齊宣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則民居者三十里耳余謂百里乃其始封之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則非特百里而已且孟子之意亦槩言其大矣不以辭害意可也

中庸

中庸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註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按爾雅蜾蠃一名蒲盧乃細腰蜂也詩疏曰蒲盧取螟蛉之子翼之化成子家語曰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云云白帖言如桑虫變化程子曰告於人者非積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余謂蒲盧非蘆葦之蘆字而沈括以為蒲葦豈因上文地道敏樹而為之說歟但朱子捨程而取沈恐有其意耳

中庸註寡人實固不足以知之當從家語本文以實

固為句而後學多屬下文而讀之誤矣頃有講經儒生從家語講讀考官乃以為誤而黜之可笑

大學

大學安而后能慮朱子以慮為處事精詳而晦齋先生補遺云慮思也程子所謂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者是也盖格物而知止則於事物當然之則皆有定見而心無妄動危殆之累其思慮盖明矣又以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等語證之盧蘇齋以此為發前賢所未發未知然否

大學格物焦竑言物有本末即物知所先後即格物文選李善註引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按韻會亦曰格量也又明人言正己格物盖謂格正也猶正己而物正者也余謂山井說恐不免好異之病如明道先生所謂正己以格物非必指大學格物而言也

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云云盖亦深得大學之旨孟子之學出於子思曾子者斯可見矣

明陳真晟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主鑰匙也此說甚善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程子曰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大學註曰傳十章乃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此門人蓋指子思而程子又以孟子為子思之門人也又史記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王劭以人為衍字趙氏註及孔叢子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然孟子之生去孔子幾百歲子思生於孔子未卒

之前以其時考之則孟子似不及子思之門矣

方正學孝孺題大學曰董文靖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正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格物致知由是大學復爲全書云本朝晦齋先生嘗著大學補遺其見與之暗合唯以聽訟一節上係經文之末爲異

諸傳

家語顔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

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匹風俗通云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未知何説為是

子思子曰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旨哉言乎於道於文亦然

左傳鄭子家卒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註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蘇東坡墨寶堂記曰好書者至於剖塚斲棺而求之其義不同

左傳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杜預註束茅而以酒灌之也程子所謂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是矣又禮記縮酌用茅鄭氏曰泲之用茅縮去滓也東

坡詩曰社酒期茅縮盖有見乎此也然余意記之縮酌用茅似亦灌酒降神之義李齊賢櫟翁稗說以綴茅壓酒酒極清過於紬絹俗所壓爲證恐不然也

左傳著于丹書註犯罪沒于官奴以丹書其罪按丹書曰敬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云云稗史以爲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盖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隷於刑矣但史記王季生昌註赤雀銜丹書飛入昌户其書曰敬勝怠者吉云云此盖與左傳所言不同

左傳曰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聞頃歲平壤之戰有一天兵箭貫于面拔去之則恐血瀉箭孔昡迷而仆故折其半而棄之留半矢于面仍戰斬二倭而歸陣拔其鏃以藥塞其創得不死云此與左傳之言同臨陣者宜知之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大鵬怒而飛又草木怒生怒字甚好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蓋用此也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後世因謂主人為東道漢光武謂耿弇

曰是我北道主人亦此意也

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註君尊如天威嚴常在顏面之前顏指臣下而言今俗用威顏二字皆屬君上則誤矣

左傳執冰而踞杜預云冰箭筩也按詩抑釋掤忌說文掤音冰所以覆矢也韻略註云箭房之蓋掤通作冰

周單襄公過陳見道無列樹曰陳侯不有大咎必亡註古者列樹表道且為城守之用也余見中朝路傍必列植樹木上則刈以為薪下則以蔭行人蓋

古之遺制也
左傳曰司馬握節以死註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也漢書曰蘇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又張騫留匈奴十餘歲有妻與子然持漢節不失東漢六傳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云世謂失節蓋本於此
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漢書云不歌而誦謂之賦蓋古者諸侯大夫相聘賦詩以觀志如左傳賦角弓賦隰桑是也滕王閣序登高作賦云則乃為

述作之義耳

楚子問齊師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宋張世南曰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云劉元城言此乃醜詆之辭齊楚相去如此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輙入吾地何也余按書馬牛其風註馬牛其有風佚此說似是蓋牛馬逸走則有若風狂故曰風也

宋享魯楚之大夫趙孟為客註客一座所尊也馬永卿曰古者席面謂之客列座謂之旅中庸所謂旅酬是也

楚莊王以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余謂楚莊偏霸之主而所為如此其興也宜哉古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亦此意

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厚非之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與我噫子厚此言乃後世天變不足畏之說也國語不非而子厚非矣

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然則馮驩所謂食無魚乃下客耳

諸子

道徳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余見諸家註釋則似未恰當妄意以爲道本無可道而强名曰道故曰可道非常道名本無可名而强爲立名故曰可名非常名無者静也體也名爲天地之始有者動也用也名爲萬物之母道常無常有以示於人欲使人常無爲以觀其妙常有爲以觀其竅此有無二者同出於道之

自然而為名不同有無動靜之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衆妙之門

道德經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余謂寵辱謂寵為辱也貴大患謂貴為大患也若汝也寵之為辱以汝之有驚心也貴之為患以汝之有其身也寵為下即釋寵辱之義有身者不能忘其形者也無身者能忘其形者也故有

身則有患無身則無患凡有天下者以貴爲貴而自貴其身則但可寄命於天下能知貴之爲患而自愛其身者乃可以天下托之者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是也

道德經曰少則得多則惑註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若老子者可謂知言矣

道德經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註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余謂觀乎此則知動靜得失之道矣

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朱子謂王道脩明則

不正之氣自消鑠了又文子曰有則無無則有知
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夫君子識理則鬼神自不能
惑況聖人以道治天下乎

按韻書曰鵬字不見於經書自南華始云余謂鯤魚
子而莊周則言鯤之大不知幾千里椿木槿而莊
周則言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真所謂寓言也

莊子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釋之者曰得者如人之自少而得壯自壯而
得老歲數之來不可禦也失者如從壯而失少從
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天下之事皆然來

不可避去不可留安能分俎矣於其間結哀樂於其會耶余謂莊子此言可謂達理者也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按野馬田野間浮氣耳吳融賦曰動梁間之野馬以塵為野馬則非矣

莊子曰類自為雌雄故風化註者以物類之類釋之恐未是按山海經云亶爰山有獸名曰類自為牝牡[illegible]即此也

莊子曰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口義曰程虫也馬草名如今馬齒莧人亦草名如今所謂人參云余按小說以為秦人謂豹曰程然則馬生人亦

如漢書所記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耳以人又及
入於機一語觀之程也馬也人也恐非虫與草名
也

莊子說劒篇曰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
得五六人聞今倭俗分隊習劒以校勝負死者山
積即此法也

莊子傳說騎箕尾而比列星韻府羣玉言說死精神
托箕尾也按天文類聚箕四星尾九星尾東一星
名曰傳說然則說為列星非箕尾也

莊子曰象罔得玄珠言得真者非用心也楞嚴經罔

象註似無曰罔似有曰象其體精微故名又象罔
蒙眛也朱子詩曰昭晰非象罔是矣
莊子讓王以下四篇東坡以為非莊子所作朱子亦
以為此數篇甚鄙俚今按盜跖篇以田恒為田成
子常決非先秦人所為疑漢人偽撰也
莊子胠篋篇曰田成子有盜賊之名而十二世有齊
國古人以為莊周生於宣王之世至王建尚百有
餘年豈此老得道至齊亡尚無恙耶余按史記自
田成子至王建只十世而今曰十二世何也疑亦
後人偽撰耶

華封人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僊字始見于此而莊子於帝鄉之下又有曰三患
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是則後世道佛二家長
生不滅之說也

莊子曰宵人之離外刑釋者云非明正之徒爲宵夜
之人按學記宵雅肄三註歌小雅鹿鳴等三篇而
肄習也又史記無通宵人韻書宵小也蓋宵與小
同義

孔子坐杏壇之上按事文類聚以爲紅杏必有所據
姜希孟詩壇上杏花紅半落是也或者疑爲銀杏

非也

傳曰夔一足莊子曰夔憐蚿韻書曰夔獸名如龍一足云而韓非子哀公問孔子曰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王弇州引此說以證其非漢明帝紀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是也

楊升庵曰莊子語暗合中庸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余亦謂尸居龍見莫見乎隱也淵默雷聲莫顯乎微也

古人謂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莊子其跡

露列子其跡徵老子其跡泯故也

列子曰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也皆天也竺峯子曰窮達皆天也而世之庸人幸得一官則自以為智能得之及以賢而在下者為可鄙不亦異哉

列子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竺峯子曰意疑似雖明哲見易偏小事尚然況事之有大於竊鈇者乎按鈇並斫刀也

唐玄宗尊莊子爲南華真人列子爲冲虛真人按南
華乃莊子所居里名
管子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余
謂目前之計莫如種學身後之計莫如種德
管子曰措國於不涸之倉者授有德也藏國於不竭
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鷄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者而授有德孟
子任賢使能之說也按六畜鷄羊牛馬犬彘也
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甚愛斯
言觀乎寒暑晝夜則天道亦不滿也按釜鼓皆量

名
管子云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也按檀弓曰公室視豐碑陸龜蒙文曰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秦漢以降易之以石梁許懋曰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世質民淳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臣亦甚矣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

以不違人所長余謂聖人順其自然而已故曰任
自然者久
申子曰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
妻皆亂一臣擅君衆臣皆蔽真格言也
文子曰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
怒也余謂飾字甚好言飾之而已不為過也喜過
則悲怒過則暴
文子云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任高者危無大功
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余
謂世人皆知益之為益而不知損之為益唯知損

之為損而不知益之為損嗟夫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平不如無心者之平也余謂此後世分財執籌之說也其來亦久矣

淮南子曰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余謂此言似道德經劉安其不踐言矣夫

淮南子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乃格言也孫思邈引其兩句而曰膽欲大揚慎云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

也
淮南子曰規矩準繩者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余謂巧者心匠也父不能以教子兄不能以喻弟况他人乎
淮南子曰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即此而觀甘為五味之主白為五色之質一為萬物之本夫道一而已矣亭謂調匀也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按淫魚乃魚名性喜音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曹植詩云淫魚乗波

聽是也或作游魚非

稗史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遂以為射九日云其言似可取也

淮南子曰東家子母死不哀西家子謂其母曰社速死吾必悲哭註按江淮人謂母為社云

鄭人謂孔子若喪家之狗註喪平聲主人荒迷不見飲食故瘦瘠也余意以為喪亡也失家之狗其瘠宜甚作去聲讀恐亦無妨當與莊子弱喪還家之喪字同義未知如何

黄石公記曰昔良將有饋簞醪者投於河令將士迎

流飲之按簞小筐盛飯食者孟子簞食壺漿是也
令曰簞醪盖簞非盛酒之器可疑或謂簞醪言簞
食與酒也未知是否
呂氏春秋曰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
之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馬史註鬼
侯即九侯梅伯即鄂侯也按史記九侯女不喜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云
呂覽曰容有武色殆有他事云云武色盖謂無温恭
之色也
劉向新序曰許悼公疾瘧飲毒藥而死太子止自責

不嘗藥嗑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余謂觀此則癃疾之用襍藥自古然矣但春秋書以弑君而此云義之未知何所據也

劉向新序云魯有恭士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常恐斧鑕之加於身者余竊爲斯人而未能學也夫堯舜大聖而稱之曰允恭克讓曰溫恭允塞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中庸言其極功曰篤恭而天下平夫恭豈易言哉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者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舉白浮君又漢成帝

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綱目註白罰爵之名浮罰也一說舉白飲訖舉觴告白盡也

法言曰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愚謂聖人以之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士卒多不返君子化爲猿爲鶴小人爲虫爲沙沙蓋非沙土也恐是沙虱射工之類韓昌黎羅池廟碑曰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亦暗用此耳按韓詩註非穆王乃昭王也史記昭王南征膠舟溺不返云則作昭王似是

陰符經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朱子曰此二

句說得好静能生動若不極静則天地萬物不生按韋蘇州詩曰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寥還從静中起却向静中消此詩亦似識道者

諸史

史記伏羲氏作網罟教佃漁世本曰句芒作網罟宋衷云句芒庖羲臣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又上古之時茹毛飲血則佃漁非始於伏羲盖至伏羲之世始有網罟之制故謂伏羲氏作耳

伏羲氏養犧牲以充庖廚註六畜之類其初亦野物

也惟聖人能察其性馴者教人家養之余謂自始毛飲血之世以至聖王繼作畋漁畜養以殺牲為食其來遠矣蓋上古人類未盛鳥獸之害人者多故聖人制為蒐狩牲殺之禮非為口腹也乃為民除害也

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註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服不氏掌教擾猛獸王維楨曰上古聖人能馴擾猛獸不可謂其誣也余謂此如王莽驅虎豹犀象及南蠻用象戰之類但率獸以戰人恐非聖人之事按舜命諸臣有朱虎

熊羆書曰尚桓桓如熊如羆如虎如貔其曰教熊羆貔貅貙虎者疑亦猛士之名或攻戰之法也歟後世指武士為貔貅熊虎蓋本於此

史記黃帝子昌意娶蜀山帝之女生顓帝云是時中國已與蜀通矣又禹貢梁州即蜀地則至秦始通云者非也蓋秦時始滅蜀耳

通鑑外紀有共工氏又共工氏怒觸不周山又舜流共工于幽州蓋非一人耳或曰共工乃官名此說似然

史記儀狄作酒按戰國策帝女令儀狄作酒進之於

禹云而王叅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獻又小說

曰儀狄乃禹妹未知何所據耶

史記禹舉皐陶且授政焉而皐陶卒舉益任之政孟

子所謂薦益於天八年是也盖禹即天子位僅十

年而崩又皐陶卒而後舉益則益之相禹宜不久

也

史記成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

吾所爲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註人禱

謂殺人以祭也余於此說有疑焉聖人以愛民爲

心故始作俑者孟子非之鄫祭用人春秋罪之豈

以三代盛時有殺人祭天之事哉且古之人臣引君當道太史豈宜以此告君設或有之成湯必怒而作之以戒後世安有信從其言以身自當之理其說之不經審矣

說築傅巖之野按離騷曰說操築于傅巖武丁用而不疑蔡氏曰築居也猶今言卜築蔡說是則離騷爲可疑耳

史略紂力能伸鐵鉤索按淮南子紂力能伸鉤索鐵蓋言引鐵鉤而伸之使直也索鐵言糾鐵而爲索如詩云宵爾索綯者也或以索屬下句爲索伐有

施氏讀作求索之索恐未是

史記西伯與九侯鄂侯爲紂三公紂殺九侯鄂侯爭死西伯聞之竊嘆而不爭其不爭者豈聖人有安天下之心以爲徒死無益故歟及西伯赦出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其仁及天下者廣矣聖人所爲固非常情所可測也方其囚羑里也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云云是不幾於行不義而助其惡乎盖閎夭之徒爲之而西伯不知也抑此事或出於紀傳之誤恐未可信

箕子佯狂爲奴不死而爲比干不去而爲微子固奇

矣知紂之不可諫而不諫是以不死爲義者也知宗國之不可去而不去是以不去爲義者也至其出封朝鮮是不臣宗周之微意歟以徼外一片之地續商家已絶之緒者餘一千歲過姬周歷年爲遠其事益奇矣

史記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按方孝孺以爲戰國之妄言遷信而紀之謬矣楊愼以爲賈子言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此近事理云余謂史記上言紂衣珠玉自燔死下言斬紂頭云云既曰燔死則其

身已火化矣豈得又斬而懸之耶
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盖二子以老就養於周自有所食之廩粟而至是耻之而不食也當叩馬時左右欲兵而武王何無一言止之若非太公則殆不免矣太公以義人許之則是知二子者也豈克商之後使其餓死而不爲之所何也豈太公真知二子而俾遂其志也歟武王於箕子則訪之於比干則封之而獨於夷齊若此抑何歟
十三經註疏曰周以木德王故爲蒼姬按尚書緯曰赤雀啣冊書曰姬昌蒼帝子春秋緯曰姬昌蒼帝

之精其曰蒼姬疑出於此且史略周以火德王與
馬史所記不同從馬史作木德為是
王弇州言史記世俘解謂武王狩禽虎二百犀十二
氂七百二十熊一百五十羆百一十麋十六又武
王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
三十服國六百五十有二云云按此說亦出汲冢
周書弇州以此為夸大不經之辭是矣然孟子曰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以此觀之雖天下
宗周而不服者蓋多有之爾時獸蹄鳥跡之交於

中國亦可想矣

史記伯夷傳是叙事體語意錯綜讀者多不解余謂太史公文字軼蕩不甚關鎖出於繩墨之外此傳分作數段觀之可矣

揚用脩曰史記附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後人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云云余謂用脩此言固是但考黃帝紀官青雲為春官故王勃碑文曰郯子叙青雲之秩此指孔子問官于郯子事也韓詩

朝為青雲士是矣用脩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
也
周本紀註昭王南征濟于漢舡人惡之以膠舩進王
中流膠液舩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卒餘靡長臂
且多力游振得王又拾遺録昭王有二女曰延娟
曰延〻蚪出塵無迹日中無影後與王游江漢二女
俱溺云以此觀之舩人之惡之蓋惡王之淫荒也
而同溺者亦梟矣夫膠舟濟王楚子之為也穆王
既立而不問楚罪謀父諫王征犬戎而不及楚事
何耶其衰徵不振盖不待東遷而決矣

史記越王爲人長頸烏喙韻書作烏喙蓋以禹烏喙而句踐乃其裔也然烏喙是聖人之象則范蠡必不云云從史記似是或疑烏喙乃毒藥名如此則與長頸不相屬恐非

史記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去文侯始侯之年子夏爲百三歲是可疑也

伍子胥曰必樹吾墓檟檟可材也註可爲宮室棺槨者也今讀者因此謂檟可以爲材殊無意謂蓋言樹檟而檟長成可作材用則越之滅吳必矣子胥

死十二年而吳亡

吳起不奔喪按起與其母訣嚙臂而別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終不歸後仕魏爲西河守云白樂天詩母歿喪不臨是也此與殺妻求將皆出於貪功名之心於起乎何誅

按史記趙與秦共祖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云至蜚廉有二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有季勝其後爲趙然則秦趙皆蜚廉之後而得爲帝王豈禍淫之道爽歟抑以其先有積德之驗歟且其興也秦繆公趙簡子皆夢之帝所其末也趙武靈秦

始皇皆死於沙丘亡矣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劉氏曰酒器每膚說之示恨深也晉灼曰溲便器盖賤之也按史記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王維詩歸鞍共飲月支頭是也以飲器為溲便器恐無據

史記豫讓詐為刑人入襄子宮中塗廁註刑人閹官也塗路也廁溷舍也言詐為宦者入宮中塗廁路傍以傒也或言塗廁謂塗貼壁間也此兩說皆未妥按莊子傳說胥靡註刑徒之人以鐵鏁相連繫也韻書塗泥也又杇也盖讓詐為刑徒得入宮為

塗泥之役也

史記楚王曰謹奉社稷以從註陳氏曰古者軍行載社主以行此言社而并稷言之余意註說恐非是按禮記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孔安國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又載社主云云余並言社稷非謂載主也盖是擧國以聽命之意蘇秦傳趙王曰敬以國從韓王曰敬奉社稷以從是也

魯仲連蹈東海而死余意蹈海猶言浮海盖言浮東海以避地不返非眞投海而死也古樂府云昔蹈

滄海心不能安高適送沈逸人詩云乘舟蹈滄海買劒投黃金王世貞記云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亦此義也

史記老子傳曰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蓋老氏之學有體無用故自化而不能化人自正而不能正人此太史公善言老子處按無爲而民自化本老子語也

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相而世稱甘羅十二爲秦相樊川詩甘羅昔作秦丞相謀矣

史記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呂公云臣有弱息願奉箕帚妾梁武帝詞云大息組絪縕中息佩陸離小息尚清綺總轡遊南皮三息俱入門家臣拜門垂按息子也然用於詩詞則恐不雅孟子曰日夜之所息息生也今人出錢生子亦曰息其義同

楚在春秋時亦裔戎而奇偉之士多從楚出老聃范蠡屈原兒谷子接輿老萊子皆楚人莊周荀卿居楚者也楚固多材矣至秦項羽與漢高亦楚人豈是時楚之猶混沌未破其精英之氣羽毛齒革不能

獨當歟

呂不韋見異人曰奇貨可居又視異人爲囊橐中一貨而以呂易秦之計已定於初竟奪其國而有之如持左契而取之眞大賈也人皆言秦滅六國而不知秦已滅於六國之前矣但不韋終於廢死是巧於賈人之國而不工於謀身者也

史記秦始皇定爲水德以水數六故以六爲紀冠皆六寸輿六尺乘六馬後世謂天子所乘曰六龍又曰六尺之輿蓋出於此

史記湘君者堯女舜妻九歌註曰湘君堯之長女爲

舜正妃湘夫人堯之次女為舜次妃者也余按湘君篇首云君不行兮夷猶篇内凡稱君者三而不稱帝子湘夫人篇首乃云帝子降兮北渚以此觀之湘君盖湘水之神湘夫人似是二妃又山海經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註天帝之二女處江為神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是也然則帝即指上帝而後人誤以為堯女也

馬史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註胡胡亥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云

余按初學記曰大魚泛白圖朱文授黃帝名曰錄

圖淮南子曰河出錄圖又呂覽作錄圖註讖書也
如鄭註則叅録二字為一義恐未妥
史記方士侯生盧生譏議始皇因亡去盖知天下將
亂因托而隱遁也此與安期生以赤玉舄一隻遺
秦皇曰求我於蓬萊同意秦皇囊括天下而不能
得二生遂移怒於坑儒二生亦異人哉大索十日
而不獲張良亦學斯術也與後漢高遣侯生說項
羽恐非一人史失其名可恨盧生即盧敖燕人見
淮南子註
方士徐市以童男女三千人入海不返是見幾而作

者其先於四皓矣所謂三神山不死藥亦恐是詭言假曰採藥何至於用許多童男女乎蓋始皇童心未悛故為方士舞弄而不悟眞可謂大愚者

李斯傳禽鹿視肉註禽鹿猶禽獸也言如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余謂此言恐誤山海經曰視肉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云

馬史殖貨傳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註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今唐本皆以隙為讀余謂隙當屬下句蓋言秦居雍而間於隴蜀也

漢書陳涉傳夥涉之為王葉夢得云夥吳楚之發語驚

大之辭余謂是說似矣但此等文字後人未可以
己意強解杜詩曰讀書難字過是矣
張良傳曰東見滄海君註滄海君東夷君長又漢武
帝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滄海郡余按濊國
舊在江陵而今五臺山有滄海郡舊址其土人相
傳云㡭可信也馬史云孝文時將軍陳武等曰南
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武帝時吳賈滅朝
鮮置滄海郡又朝鮮傳曰朝鮮自燕至秦時為臣
屬云觀此則秦漢間朝鮮與中國相通固可知矣
其滄海君與力士必皆異人而文獻無徵惜哉

張良五世相韓按良大父開地相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所謂五世非張良之五世乃以韓君五世而言也

通鑑項羽為人慓悍猾賊按漢書高帝紀作禍賊註好為禍害而殘賊也

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又曰酈生瞋目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註謁刺名也古之門狀今曰拜帖云如言謁拜投謁皆此意

韓信傳漂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劉德以為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余意信為韓姓故雖非

韓之子孫而以王孫稱之也如果韓之子孫則豈不封為韓王乎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註曰中酒酒酣又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後世中酒之言蓋本於此

史記齊人安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此與遺歸秦皇者恐是二人特其姓同耳

漢書韓信傳曰奉咫尺之書說文曰咫八寸也陳遵傳曰與人尺牘皆藏去云云尺牘乃古制也今謂書簡為書尺蓋以此也又漢書以尺一板寫詔書

故謂之尺一詔以三尺竹簡寫法故謂之三尺法
史記張良傳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漢書作左
親戚左謂棄避之也史記太史公傳張空拳冒白
刃漢書作張空拳韻書謂張弩之空拳非拳手也
按史記註項羽已巳生死時年三十一云
項羽傳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會垓下
項王兵少食盡漢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云云是時羽雖
窮蹙未遽亡也一聞楚歌疑其手下舉叛而之漢
故蒼黃驚怯乘夜突出自取顛沛豈非天誘其衷

而實周殷歸漢之功也夫羽之垓下猶虎之堣也虎不可出於山使羽不出雖有漢軍百萬莫之敢攖而既出則是自失其在山之勢矣雖虎而翼不過一劍頭血耳惜乎羽之智不及於負堣之虎也

項籍傳漢追及之崔簡易以為漢追當為句謂漢追者及之也此言似是

通鑑項王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按漢書為若德云者向呂馬童言之而通鑑截去本文故其言似不類殊無意謂是知筆削者之難矣

史記相者許負應劭曰負河内溫人老嫗也高祖封負爲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按高帝記武負註俗謂老大母曰阿負

按漢高帝十一年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叛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谷兩韓信同時被誅怪矣

陸賈傳尉佗魋結註夷人本被髮左衽佗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余見安南人皆被髮蓋其俗自古然矣且史記數見不鮮註恐其久而厭也漢書作數擊鮮非也

史記中尉宋昌進曰云云註昌宋義孫也後拜宋昌為衛將軍又封昌為壯武侯此外無聞豈文帝不任私人故歟

漢書天子不能具鈞駟王世貞言是時天子亦駟馬矣余按秦始皇制天子乘六馬袁盎所謂陛下騁六飛之馬是也然則其曰鈞駟及崔寔政論曰四牡橫犇皇路險傾云者蓋因古制而言

秦時誹謗之律重矣漢興除秦苛法而顏異以腹誹誅司馬遷以口語刑盖寬饒以上書死楊惲以放言戮其亦酷矣寔秦之遺弊歟

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註數音身角切宋景文以為江南本漢書數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按王維詩以數奇對天幸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豈無所考而然哉後漢馮衍曰吾數奇命薄云云亦可證矣

太史公貨殖傳並記市井鄙瑣之徒而其人姓名當與天壤俱弊豈非托於文章故耶所謂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者信矣

史記曰王者之達將也跪而推轂云云又鄭當時推轂士常引以為賢於己盖言薦人如車輪運轉也

摩詩萬乘親推雙闕下此用遣將推轂之意而省文耳

將軍紀信以死脫漢高之厄壯矣烈矣而高祖唯封其子為侯更無褒異之典馬史亦不為立傳何也如三老董公及四皓姓名皆不載史傳可惜

韓信權謀雄略三代後一人而不能出蕭何範圍之内盖其初薦之者何也其終殺之者亦何也何負信甚矣而信臨死無一言怨何唯曰為女子所詐豈猶不知其紿也歟申光漢詩曰智力竟為兒女困一生操縱在蕭何有見於此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記其字與小名而如蕭曹陳平董仲舒傳不及其字何也豈班彪所謂文重思煩多不齊一者歟

史記董偃青韝綠幘韋昭曰韝形如射韝臂徒之服取其便於用秉輿進食者服之蓋以韋韜其袖恐汙食飲云今俗謂之袖甲是其制也

史記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爲無禮按說郛眞臘國人畏熱晝則長幼入水群浴取凉云蓋以南方地暖故也

蘇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註去藏之也取鼠所去

草實而食之按劉攽云北方野鼠之類甚多掘得食之而其草實乃去藏也下說似是古逸書曰蘇武茹田鼠以爲糧此也

漢淮南王安上書曰如使越人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註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行音杭本出管子輕重篇

霍光傳曰愛幸監奴註奴之監知家務者古詩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蓋即所謂監奴也今謂士大夫家奴爲別監者有所本矣

史記曰僮手指千按人以指計千指乃百人也如云三百指乃三十人也又李蔡爲人在下中註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亨人盖如唐書考中中考下下之謂也

漢書霍光傳最佳其廢昌邑王事首末摸寫如畫眞化工手也昌邑王傳亦自好

前漢書田蚡傳首鼠兩端註首鼠一前一却也後漢書曰首施兩端又曰二虜首施梗我北垂此施字無註可考然以與首鼠之義異矣或曰鼠作施爲是

漢宣帝戾太子之孫而有司上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后宣帝可之此所謂雖孝子慈孫不能改者也當時謚法之嚴可想

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其妻中一人嚴羅紨乃執金吾嚴延年之女按紨音敷蓋古字通用嚴延年以昌邑王舅劾霍光擅廢立而當時敬憚不加之罪用為大官可謂近古矣

漢成帝時有披香博士淖方成乃宮中女博士也

漢書翟義曰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註謂身埋而名立也余謂此註非是蓋謂死國而名遂埋

沒也

漢書王莽傳贊紫色鼃聲按鼃邪也與哇同淫哇之聲也後世謂爲鼃之鳴失其義矣

漢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云云以此觀之領袖用白盖自漢已然矣今中朝士大夫以白緣領庶人則不得爲領緣云按曲禮冠衣不純素註純領緣也

漢梁竦傳曰時死自陳所天註臣以君爲天故云選詩曰二十移所天註女子家則父天嫁則夫天故曰移又柳文曰移天夙喪此則指夫而言

後漢書安帝紀封功臣後詔曰將及景風章叙舊德
又曰景風之賞未甄按京房易占夏至景風用事
人君當爵有德封有功盖以此也
漢書曰非有葭莩之親按莩葭中皮喻至薄也又衛
青傳曰臣幸得托肺附謂親戚也如肺腑之相附
着一説肺斫木扎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木也按韻
書削木扎作柿此説恐非
漢書曰爵為通侯列居東苐又馬融作大將軍西苐
頌又賜夏侯嬰北苐苐一而獨無南苐盖避南面
之嫌耳余聞國初城中士大夫家舍皆向北非特拘

於地理盖亦不敢南向云但漢書所謂東第北第以方位而言恐非向背之謂也

關羽封漢壽亭侯按漢壽地名晉書云劉備據蜀改葭萌曰漢壽劉禹錫有漢壽城春望詩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也亭侯猶言鄉侯如解瀆亭侯之類或者以漢爲國名謬矣

魏何晏粉白不去手漢書惠帝時侍中皆傅脂粉李固傳飛章虛誣曰大行在殯而固獨粉飾美姿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顔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傅粉施朱唐劉晏八歲召入禁中貴妃置膝上

為施粉黛蓋古者男子亦用粉乎
祖逖中夜聞鷄鳴起舞曰此非惡聲也按荒鷄鳴天下亂蓋非時鳴者為荒鷄士雅有大志急於功業其起舞乃幸亂之心也宜其不終也
史記桓温登平乘樓北望云云平乘乃樓船名樓即船上樓也乘字音作平聲
按陶潛為彭澤令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之云云觀此則古人莅官治事亦不束帶也朱子言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攣纏繞之患余見今中朝人居常皆不束帶其來蓋久矣古者以

衣不帶爲猖披何也

綱目梁武帝賜宗戚鄕亭侯有差註封鄕侯亭侯也按漢高祖封許負爲亭侯盖如觧瀆亭侯北鄕侯髙貴鄕公之類按漢桓帝時天下有鄕三千六百八十二亭二千四百二十六

唐太宗剪鬚賜李勣曰吾爲社稷計耳夫太宗英主也爲社稷計如此其至而畢竟革唐爲周者實由於李勣之一言況世主之不及唐宗者乎甚矣知人之難也

夫史亦有別才以退之之文章而順宗實錄去史漢

為遼盖時代使然
王世貞曰晉書南北史稗官小說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為宋史之繁不若為遼史之簡余謂史家之文記事體也議論盛而文體漸降于史可見

芝峯類說卷六